

溥擇一升銅之治疎及毛焦大效

齊以樗根末和油麻塗先以皂莢或米泔淨洗之洗了塗令中間空少許放蟲出下得  
多塗恐瘡大  
祕療齊以巴豆膩粉研油麻塗定洗之塗數日後看更驗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一

紫雲道士謝顯道編

卷一

真師海瓊白君與鶴林彭祖紫元留元長於中秋之夕星垂月落煙起露下千家閉戶一  
路無人相與携手過榴花洞須臾天曉盤礴  
謂之曰天上人間今夕何夕神霄路邈紫府  
人稀二子學仙久矣顧無疑可以問乎

真師曰老子云有物混成先天天地生多少是  
說得好也後人謂之道謂之心謂之性謂神  
嗚呼枝分派別豈知乎有物混成者存哉

者謂炁者謂一念者謂法謂教謂術謂情者。  
真師曰大造無聲風自鳴簫自動冬去冰須  
泮春來草自生燕夏至鴻秋歸霜天梅花開  
月夜螢火明此自然而然爾參到此處口欲  
言而辭喪心欲縛而慮忘真師曰大造無  
爲元功不宰或問何如曰巢知風穴知雨噫  
人哉真師曰世間所有一切法法中所有  
一切門此皆合藥之方治病之藥也須知湯  
使其藥始驗或問湯使何如曰心乃法之湯

使也真師曰一日雷部將吏報言但有一  
處安香爐即是神霄玉清府元長問曰經  
中有謂神女三千六百常在我傍呪中有云  
勑吾身中三萬六千神夫經呪皆太上語也  
謂之有耶無耶真耶妄耶答曰夫人身中有  
內三寶曰精氣神是也神是主精氣是客吾  
是主金童玉女是客所言神女三千六百及  
乎三萬六千神者此皆精氣所化今人心猿  
意馬一日千里又況精衰於淫氣竭於嗔更  
且眼隨色轉耳被聲瞞所盜於已者幾何而  
所喪者不可勝言也曾不知神光外散氣力  
四馳既精氣不存而欲金童玉女在左右可  
乎萬神一神也萬氣一氣也以一而生萬攝  
萬而歸一皆在我之神也真師曰人之一  
念聚則成神散則成氣神聚則謂之魂氣聚  
則謂之魄生曰人死曰鬼陽曰魂陰曰魄  
真師曰北斗經非太上所作蓋漢時張正一  
所紀太上之旨以爲之今人不知經旨徒然  
瞻星禮斗夫人之身所有一氣東升西沉上  
升下降亦如天地天地之氣曰陰與陽人所

稟亦如之若夫天之北斗晝夜常輪以分陰陽以定時刻故天地以之常存胡不思人身一氣統之者誰能知所統之者則知身中之北斗也斗經云家有北斗經六畜保興生此蓋身中北斗宰制其氣則眼不欲視耳不欲聞鼻不欲香舌不欲味身不欲觸意不欲思畜此精華自然至於宅舍安寧子孫榮盛也真師曰北極驅邪院本只有崔盧鄧竇四將今却增四名梅仙考召院本只有潘耿盧查四將今亦增四名此皆後人所增即非本法所有真師曰古法官有用黃劉二將者又有高丁二將者復有用焦曾二將者用桑何二將許謝二將者在其所受於師者用無不靈驗真師曰天心紫文云三元洞虛五行洞華八卦洞晨十方洞真今人行八卦洞晨法却使動神宇是不知其所始遂以傳迷有如此者真師曰古無酆都法唐末有大圓吳先生始傳此法於世以考召鬼神其法中只有八將三符四呪及有酆都總錄院印後人增益不勝繁縝似此之類安有正法真

師曰法中明言北極驅邪院蓋云天機院是故南極有天樞院如天上左有天樞右有天機省緣天機是北極之內院驅邪則外院也彼天樞亦是南極之內院而南極又有進奏院在外也相問曰人之一念自可感動天地今凡發章奏差將吏既以焚化自可上達又何謂六天妖魔得以遏截者耶答曰一念之誠與道合具故可感召真靈無疑矣古者有孝心有誠心有義心有慈心有剛心有忠心皆於躬體之間感天動地蓋其一心之專一念之正所以然也今人焚章疏達帝宸此則科教使之爾緣心念之感如以箭射物也彼章疏之感如持鎗刺物也箭雖遠而急至鎗雖近而難及故章疏是有形之物妖魔得以遏截如心念出於無形則妖魔如何遏截也元長問曰夫人念念紛起起滅不停困得此念不能感召答曰子不見貓之捕鼠乎問曰嘗錄度是兩件事不知是否答曰度高字須大如粟不可過大此語不謬也元長問曰嘗錄度是兩件事不知是否答曰度人經云生身受度一也又云死魂受錄二也

今觀朱陵景仙度命錄文有曰南昌宮所攝二宮一曰上宮一曰下宮上宮主受錄司事下宮主受度司事生身在下土故以下宮主之死魂升上天故以上官主之總而名之曰朱陵火府亦曰南昌錄度司今人所稱南昌

居天地之中其形雖小其神實大其形雖卑其神實高玉蟾向時詣闕奏事其章疏上寫字如粟及至天都其字如糸始者在人間時章疏之紙亦甚短小及至天中章疏高丈餘闊二丈以此觀之大梵隱語所謂雲蒸結成

上宮受鍊司真官典者所用受鍊司印却併主生身受度符錄事委是無據既言南昌受鍊司而又稱上宮受鍊司此又無據今不須言上宮下宮亦不須說受鍊受度但云南昌鍊度司却用本司印方有所本爾其印文曰南昌鍊度司印只用人間疊篆方圓一寸三分元長問罡步如何答曰罡步多禹禹步惟五能合五行久久升舉大率罡步多以五步推五行生剋步之如猫犬之伏蛇進五步退亦五步進七退亦七四方按五行生成之數及至蛇伏然後害之但看伏鼠亦然且猫犬之伏蛇進退之間或爲人所衝擊或爲人所叱喚變轉身即蛇得而害之蓋罡步不成也哉相問世所傳陰陽斗亦有疑焉答曰今人以左脚起初星念魁至麁爲陽斗以右脚起初星念貪至破爲陰斗謬哉是無據之論也飛神謁斗經云順則爲陽逆則爲陰從魁至麁則爲順自麁而魁則爲逆大要只云子欲飛神莫忤真人真人第三星也外此皆丁步

丁步則爲踏單步則爲點如曰不然吾不知矣相問召將或用叱咄可乎答曰前輩有云敬之如君父驅之如僕使蓋呼召將吏之說則是以神感神也人若無威則神不全凡呼召時須是秉太上之勑命則左右呵斥儼然若存庶幾可以我之神而役彼之神也。真師告相云今但專佩一簾專受一職專行一法專判一司文字於一司將吏前專用一符一水不過只是心與神會用之則靈耳恰如真龍但一滴水便作滂沛豈用如許繁耶元長問曰近世有行靈寶法者不曰無此法也復有行圓通法者亦不曰無此法也更有行混元法者亦不曰無此法也然其門類之多。嘵談之繁而於道則不甚正一也古者以正一傳教故所行之法簡而且易今曰靈寶何異圓通今曰圓通何異混元今曰混元何異正一夫人之心本自圓通本自靈寶本自正一本自混元以人之一心而流出無窮無盡之法蓋如天之一炁生育萬物也而又曰混元是一階靈寶是一階圓通是一階正一是

一階譬如杜鵑鳥或曰子規或曰謝豹或曰白帝魂或曰映山紅或曰拂葉禽或曰蜀鳥其實一杜鵑也真師曰法法從心生心外無別法元長問曰近觀靈寶法之旁門又有曰圓通一法復有太上淨明院法一階或有印之中又有司院省府四字其印內文却圓用太上淨明院印者或有用圓通印者其印外文却方蓋取圓通之意以愚意觀之靈寶圓通混化玄秘此心印也故欲以此木印而盡此八字可乎所謂司院省府此靈臺也故欲以此木印而爲此司院省府可乎殊不知靈寶本是圓通圓通本是淨明又何必尋枝摘葉如許之繁哉答曰誠是圓通法所造一顆印說要圓通却不圓通元長問曰正法有之乎其正邪莫之辨也答曰正者之法始於婆姐王傳之盤古王再傳於阿修羅王復傳於維陀始王長沙王頭陀王閻山山在九郎蒙山七郎橫山十郎趙侯三郎張趙二郎此後不知其幾昔者巫人之法有曰盤古法者

又有曰靈山法者復有闍山法者其實一巫法也巫法亦多竊太上之語故彼法中多用太上呪語最可笑者苦入於巫法之符下草書太上在天今之巫師不知字義却謂大王在玄呵呵元長問曰法中念呪何如答曰呪者祝之義也夫祝之之意欲以達乎天地神明果爾則世間善惡之祝在在報應耳今又不然何哉是未知所以呪之之意也夫井蛙之聒太清穴蟻之噪上靈則猶今人之祝也是豈可以祝取報應哉如法中呪語一則太上金口所宣二則往往皆將吏旗號所以呪之要在乎法法所以呪將吏亦從之高真亦聞之如今人念呪之不効者何哉蓋不審此呪意也呪之意義貴平心存目標則號召將吏如神明在前之說元長問曰救苦經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太玄無邊際妙哉大洞經或以為陰陽二炁七十二候是否答曰此乃人身中事也泥丸象天屬乾乾數四乾用九尾閭象地屬坤坤數六故四九三十

言人之頭上有三十六脉腹下有三十六絡天地亦如之惟人之心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太玄無邊妙哉大洞也相問曰有五戒其一曰不飲酒然酒亦不害於道愚恐昏迷其性故也酒果可戒乎答曰藏經太上云高才英秀惟酒是耽耽音薰心性情顛倒破壞十善與起十惡四達既荒六通亦塞塞音真師告相云女仙萼綠華謂羊權曰修道之士視錦綉如弊垢視爵位如過客視金玉如瓦砾無思無慮無事無爲行人所不能行學人所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不能學勤人所不能勤得人所不能得何者。世人行者慾我行介獨世人學俗務我學恬漠世人勤聲利我勤內行世人得老死我得長生。真師曰古人有言智過於師方堪傳授智與師齊減師半德而況書云師勞而功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穢音呪也然其教中有龍樹醫王以佐之焉外此則有香山雪山二大聖猪頭象鼻二大聖雄威華光二大聖與夫那火太子頂輪聖王及深沙神揭諱神以相其法故有諸金剛力士以爲之佐使所謂將吏惟有虎伽羅馬伽羅牛頭羅金頭羅四

人精髓多爲淫所攝遂至枯竭哀哉。真師曰先師陳泥九昔在徵廟時嘗遇大洞真人孫君與之曰昔者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說經採摭編錄自成一藏且如北斗經南斗經消災經常清靜經天童經靈寶度人等經玉皇天尊號升一從上諸事皆有實跡相問曰今之瑜珈之爲教者何如答曰彼之教中謂釋迦之遺教也釋迦化爲穢跡金剛以降螺髻梵王是故流傳此教降伏諸魔制諸外道不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呪也然其教中有人精髓多爲淫所攝遂至枯竭哀哉。真師曰先師陳泥九昔在徵廟時嘗遇大洞真人孫君與之曰昔者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說經採摭編錄自成一藏且如北斗經南斗經消災經常清靜經天童經靈寶度人等經玉皇天尊號升一從上諸事皆有實跡相問曰今之瑜珈之遺教也釋迦化爲穢跡金剛以降螺髻梵王是故流傳此教降伏諸魔制諸外道不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呪也然其教中

人精髓多爲淫所攝遂至枯竭哀哉。真師曰先師陳泥九昔在徵廟時嘗遇大洞真人孫君與之曰昔者元始天尊與太上老君所說經採摭編錄自成一藏且如北斗經南斗經消災經常清靜經天童經靈寶度人等經玉皇天尊號升一從上諸事皆有實跡相問曰今之瑜珈之遺教也釋迦化爲穢跡金剛以降螺髻梵王是故流傳此教降伏諸魔制諸外道不過只三十三字金輪穢跡呪也然其教中

謂之滅魔彼之徒且曰太上老君之遺教然耶否耶答曰昔蘇鄧國有一居士號曰慕闍始者學仙不成終半學佛不就隱於大那伽山始遇西天外道有曰毗婆伽明使者教以一法使之修持遂留此一教其實非理彼之教有一禁戒且云盡大地山河草木水火皆是毗盧遮那法身所以不敢踐履不敢舉動。且如持八齋禮五方不過教戒使之然爾其教中一曰天王二曰明使三曰靈相土地以主其教大要在乎清淨光明大力智慧八字而已然此八字無出乎心今人著相修行而欲盡此八字可乎况曰明教而且自昧。真師云或凡或聖如影隨形一爲無量無量爲一壁彼日月現於衆水日月之光本無彼此隨水而生逐<sup>并</sup>眼而現一水平眼千日千月一千眼千日千月如影隨形亦復如是取亦不得捨亦不得不取不捨亦不可得相問曰世之所言陰丹陽丹此外丹耶內丹耶答曰外

丹難鍊而無成內丹易鍊而有成所爲陰丹陽丹者即內丹也丹者心也心者神也陽神謂之陽丹陰神謂之陰丹其實皆內丹也脫胎換骨身外有身聚則成形散則成炁此陽神也一念清靈魂識未散如夢如影其類乎鬼此陰神也今之修丹者可不知此。真師告元長曰赤靈玉文云東極寶華西極太清北極驅邪南極天樞此乃四極而中極五雷實掌四極之司今都天大雷盡出神霄玉樞之上謂之景霄大雷景霄雖在神霄之下乃元始駐蹕之司向者天真遣狼牙猛吏雷部判官辛漢臣授之先師陳翠虛翠虛以授於我今以付予子宜祕之。真師曰神歸浩渺須彌小悉入虛無不子寬。真師告相曰爾謂十一曜呢誠是太上所說明矣乎曰誠哉。曰嘻彼呢中有謂甘石推流伏然甘德石申皆星翁也却是春秋戰國時人甘石未生此經先有質之於此豈太上語哉嘻。真師告元長曰爾謂世間混元如意之法誠然乎曰然曰嘻彼法中有呢云北極佑聖真君律令

又曰三天扶教輔元大法師律令果爾則可疑也佑聖乃周時人天師乃漢時人若是混元法已在太上之先亦不應用太上老君律令也況佑聖與天師爭何哉謂混元也嘻相問曰近聞圓通一法嘗竊疑之彼之法印內圓外方中有五行外有八卦省府司院列於四方以靈寶圓通四字爲宗以混化玄祕四字爲本其間掇拾諸法符圖况訣創爲一家謂之圓通大法先生然之否乎曰神無方故曰圓。元無體故曰圓。古者圓通之說即是神。字爲本其間掇拾諸法符圖况訣創爲一家謂之圓通大法先生然之否乎曰神無方故數爲之其與真箇圓通不亦遠乎況古無此法嗚呼邪師過謬非衆生咎。真師告相云汝知斗中擎羊陀羅二使者否曰願聞其說曰擎羊乃人間之字在天上則是掌善之音陀羅乃人間之辭在天上則是都大之字擎羊使者手執玉瓶金色蓮花陀羅使者手持金盤白瓣首香爐若世俗之見誤矣。真師曰先師嘗言人間有甚快樂也然苦樂常相循環樂無百年苦有萬劫今之世者有錢底

守死無錢底討死未見天下人與錢爭命不與命爭錢噫。真師告元長曰爾知吾所說法皆心法否曰知之曰如何是心曰不知曰爾既不知何以行持曰凡所有法無非心法。曰爾且行持久而知之知則不知不知則知爾雖不知何異於知相與元長聞斯語已踴躍悲慨大有警悟海瓊君笑而起。

傳度謝思表文

高上神霄玉清府雷霆令統五雷將兵提領雷霆都司鬼神公事臣王塘言以今月十五日伏爲上清太華丹景史神霄玉府西臺令行仙都風雷判官臣彭柏上清大洞玄都三景法師太乙雷霆典者九靈飛步仙官簽書諸司法院鬼神公事臣留元長太上正一盟威法師充驅邪院判官南昌典者九靈飛步仙官兼管雷霆都司鬼神公事臣林伯謙太上三五都功職錄神霄玉府右侍經臣潘常吉太上三五都功職錄神霄玉府右侍經臣周希清太上三五都功職錄弟子奉行天心正法驅邪院判官兼幹五雷使院事臣胡士

簡太上正一盟威法師行上清混元天心五雷大法差充主管驅邪院事兼雷霆都司事臣羅致大太上三五都功紫虛陽光祕錄弟予行上清北極天心正法金闕內臺鍊度典者驅邪院右判官臣陳守默太上正一盟威法師行靈寶天心玉晨五雷大法九靈飛步仙官主管驅邪黃錄院事臣莊致柔等臣付

以道法奏准玉格注授前件差遣即日具表恭詣闕庭稱謝天恩者伏以法有正傳幸相承於師訓職無虛授期仰答於天恩敢因拜覲之私輒控由中之悃臣等蠭姑如幻蝶蟻何知忝編中國之民實出大鈞之造仰乾坤之覆載荷日月之照臨坐食懷慚奚功及物深惟曠劫以迨今生寧有此身而迄茲際三萬炁之先御八極於太空之表慈悲濟世方便度人臣刻續東臺廁員西府講分符破券

之典效歃血飲丹之儀誓領將吏以立殊勲全賴符圖而闡大教淵衷俯鑒真蔭潛享願清海嶽之埃而鎖妖魔之洞庶聞虛無之間再揚正一之風千昌天威遵稟帝命如蒙覆護俾速設施體未洞真胎未更資於玉炁神其入妙心天允合於璇天臣等謹具表奏以聞誠惶誠恐頓首稽首再拜謹言

太歲戊寅嘉定十一年十月日具位臣王塘表奏

神霄吟三絕

古

如海業重於山賴上真開懺謝之門使至森有披陳之路旣與原已往之咎復爲弭未萌之災更昧皈依實負陶鑄夙緣契道遇神霄五雷之書凡質希仙受太上九靈之旨故得

掌心握印筆下飛符役使風霆區別人鬼濟渺渺神霄天玉京何岩堯瓊花露漏鑾琪樹風鳴絛瑞妃侍雲笈羽童舞金翹嗟彼世間人紅塵徒朝朝

紫瓊飛清都翠雲護絳闕不見有星辰俯視

生度死輔正除邪豈墮身於塵坌之間敢飛步於魁罡之上古來傳授今故奉行內鍊刀圭外儲功行體天行化佐國救民恭惟

但日月下世二千年不敢向人說吾已成金  
丹留下飛仙訣

五皇香案更金闕禁垣卿寶爐烹日月鐵尺  
鞭雷霆曉鍊西山雲夜前北斗星城南告樹  
精吾家在瑤京

吾師海瓊君飛錫於康廬之間嘉定戊寅  
春有書相期於武夷子以宗慕嚮檄中都  
夏往秋回價舟尋盟杳不可覓遂留三絕  
以紀曾經云細君周希清聯鑄來游是年

重九紫元子留元長子善書

止菴前九曲溪我來倚櫂對斜暉達人還

問師歸未但見龍蛇壁上飛真師墨跡  
飛動壁間  
徒步來尋換骨巖空餘遺蜕空琅函紫元宣  
是無仙分底事憑誰為指南  
今朝恰恰是重陽洞裏風飄桂子香却與細  
君同採菊歸來滿泛九霞觴

飛仙吟贈留紫元

夜騎玉輦採明月藥殿瑤臺寒徹骨三十六  
天不閉門風吹琪花散飛屑蕭離鳴處隊仗  
多八萬霓裳歌白雪紫皇宴罷駕方出整衣

端簡去朝謁火鈴將軍呵一聲左右萬真聳  
毛髮奏云臣是雷霆吏舊因罪去辭丹闕紅

塵埋身平至耳餐青飲綠守苦節飛神登天  
來正渴是帝有酒覓一啜使臣一醉放臣歸  
歸去人間向人說鳳凰閣下問歸途瓊童玉

女却問子天上日長太清虛人間還似此間  
無搖頭不答徑拂袖白雲眇眇迷清都洞中  
猿鶴更相認白石爛芳青松枯

華陽吟三十首

家在瓊崖萬里遙此身來往似孤舟夜來夢

趁西風去目斷家山空淚流

海南一片水雲天望眼生花已十年忽一二

時回首處西風夕照咽悲蟬

一從腳別海南船身逐雲飛江漸天走遙洞

天尋隱者不知費幾草鞋錢

白雲和我到天台眼入青山意豁開到彼山

中還又起空令到處夜猿哀

柱杖尋身入武夷慢亭峯下雪花飛行從九

曲灘頭看萬壑千巖翠打圍

武夷結草二年餘花笑鶯啼春一壺流水下

山人出洞巖前空有鍊丹爐  
得訣歸來試鍊看龍爭虎戰片時間九華天  
上人知得一夜風雷撼萬山

白馬江頭嘯一聲紅光紫霧水中生急抽匣  
歸飲金波數百鍾醉時仗劍指虛空腳根戲  
躡交乾斗長嘯一聲天地紅十六  
移將北斗過南辰兩手雙擎日月輪飛越崑  
崙山上出須臾化作一天雲

戲泛金船到海涯暗隨海水度流沙一從登  
着蓬萊岸去看瓊臺闌苑花  
人身自有一蓬萊十二層樓白玉階婉女金  
翁常識會堂前夜夜牡丹開

怪事教人笑幾回男兒今也會懷胎自家精  
血自交媾身裏夫妻是妙哉

一吟一醉一刀圭真氣真精滿四肢若到酒  
酣眠熟後滿船載寶過曹溪

元神夜夜宿丹田雲滿黃庭月滿天兩箇鶯  
鶯浮綠水水心一泓紫金蓮  
飢食一兩黑龜肝塞向丹田猛火山但見心

頭無點事不知人世有飢寒

青牛人去幾多年此道分明在目前欲識目

前真的處一堂風冷月娟娟

片鉤工夫鍊汞鉑一爐猛火夜燒天忽然神

水落金井打合靈砂月樣圓

一泓神水滿華池夜夜池邊白雪飛雪裏有

人擒玉兔趕教明月上寒枝

不動絲毫過玉闌關頭自有玉京山能於山

內通來往風攬九天霜雪寒

誰識週天造化功于今變在片時中只將鉑

汞入真土鍊出金花滿鼎紅

昨夜三更雷撼山九天門戶不曾關曹溪路

上分明見有箇金烏入廣寒

曹溪一路透泥丸只在丹田上下間解使金

翁媒姥女朝雲暮雨滿巫山

題嶽祠

南來一劍駐

三山分得平生風月懨誰宰旌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叟

尾乞憐悲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

兆甘爲閑令候青牛刀主底事愚誰會明月

清風爲點頭

早鍊碧琅玕

乳燕飛華屋

到人間世料想神仙未一年

玉皇殿下一仙童曾掌符書守禁宮因甚俗

綠眉未斷于今幻質入塵龍

氣蓋山河心膽虛不能學劍不搜書夜來報

得乾坤動大候溫溫守玉爐

夢幻之身不久長桑榆能幾耐風霜何如跳

去利名窟贈汝長生不死方

拈弄溪山詩伎巧吐吞風月酒神通且將詩

酒瞞人眼出入紅塵過幾冬

題天慶觀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叟

尾乞憐悲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

兆甘爲閑令候青牛刀主底事愚誰會明月

清風爲點頭

題嶽祠

南來一劍駐

三山分得平生風月懨誰宰旌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叟

尾乞憐悲早作灰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

兆甘爲閑令候青牛刀主底事愚誰會明月

清風爲點頭

早鍊碧琅玕

乳燕飛華屋

極目神霄路斗杓南丹華翠景紅霞紫霧

折琪花今似夢十二樓臺何處猶記得當時

伴侶東府西臺知誰王憶當時自湧金瓶兩

人間事等風絮

上皇赫赫雷霆主我何緣清都絳闕遠成千

古白鵝青鳥消息斷夢想鸞歌鳳舞應未得

翻身歸去業債須教還淨盡這一回嘗遍紅

塵苦歸舉似西王母

又

○月掃青螺髻柳梢頭夕陽荏苒西風搖曳數

粒蒼山粘遠漢樹色煙光紫翠飛騎氣半醒

半醉効跨秋空磨星斗指瓊童不得鳴金管

恐驚動紫清帝

浮雲飛度蓬萊水憶山中松寒露冷猿啼鶴

唳家在武夷巖谷裏一畝煙霞活計嘆燃指

人生百歲闌晚芝田幾今古洞門前小鹿衝

花戲不知有人間世

贈華珠侍經潘常吉

一點紅塵惹入心華珠敗上墮遺簪當時同

降瑤臺路只是于今彭鶴林夢到人間不知

退夜夜窓下調玉琴笑指神霄歸未得絳闕

清都煙靄深

贈紫華侍經周希清

蟠首蛾眉天上人不知何事到紅塵神霄藥

笈今誰侍紫府琪花不敢春無夢去陪王母

宴前生多是紫虛身寄言尋取蓬萊路風送

雙鸞上太旻

海瓊白真人語錄卷之二

弁二

門弟子福州天慶觀管幹善都道紫光林伯謙等編

鶴林法語

嘉定壬午上元

祖師海瓊君以

度師鶴林君致書自浙而閩爲

度師鶴林君之父

先吏部覺非先生行黃錄事是日凌晨至止

度師袖香而前稽顙長跪其辭曰相居閩從

先生之去晝夜行道莫敢荒嬉天何言奪相

所怙頃奏記致省道候且及所怙已傾祈先

生哀之實其傾背之時風霆飛鳴舉室分異

戶外晴晝人無所聞似亦異乎他人之死及

葬陰雨連日終爲之震葬已雨依然邦人亦

有知而異之者相借以黃錄致挽今先生來

下此黃錄之事其遂也三界幸甚萬靈慶甚

祖師曰吾子無庸過禮今日適上元亟命建

靖治立玉堂置玉匱司仍置黃錄所自辰及

申文書成告盟天地植巨椿于門命虛夷趙

汝澮爲高功紫柏林時中爲都講紫光林伯

謙爲監齋芝房吳景安爲侍經玉靈節道寧  
爲侍香玉華陳彌隆爲侍燈紫壺謝顯道爲  
直壇紫瓊趙收夫爲看班子攝行上清黃籙  
使爲總監其以正月晦日補職二月一日行  
事四日成醮乃謝恩五日祀雷凡齋醮事用  
古式九朝科飲如常儀

度師曰諾

二月一日庚辰方旦大雨如注自一日雨而

三日風雨陰晦其三晝夜之間凡九朝一纔

引班上謁即霽朝罷復雨九朝皆然二日辛

巳酉伏進章書人憂其雨方其伏草頓雨

止四面雲合獨壇上北辰燭然而壇外雨如

織踰時事畢壇上雨亦滂下觀者相慶

祖師曰陰晴天家事也偶然耳何憂何喜

三日壬午之久有自家廟內得所觀者知是

先靈之至

度師喜而入報

祖師遽止之曰聽其自爾大道無形不尚影

像也法者道之用耳能致幽明也今誰有所

睹何怪焉或問曰醮罷迎真宣赦之後大晴